

大河乡愁

□宋子平

几场雨过后,早晨的雾就有了些青岚的韵道。

曙色初渡,城市正在慢慢醒来,而乡村已经是鸟语花香农耕忙了。

草色蓊郁,草尖的露珠儿晶莹剔透,在微风里于轻轻颤动中摇坠着滚落。河边湿气尤重,所有的植物尽被露水覆盖,远远望去,就有种迷蒙的梦幻感。一切都是那么恬润,狗尾巴草的每一根绒毛上都挂着细碎的露珠儿,牛筋草的鸡爪穗上也满是水星儿,朗润的心情大概就是此刻我看到它们时的这份惬意与熨帖吧。

这段未经修整的河道还保持着它古老的容貌,堤柳枝干粗壮苍劲,枝条柔软,它们整个身躯都以极其自由的姿态狂放甚至汪洋恣肆地生长着。如果你足够细心,你会发现它与别处的大不同。也许是河道的风造就了它们的姿态吧,那种坚硬与柔软矛盾地统一在它们身上,甚至连树干都不乏婉约之气。它们个个都像扭着腰肢跟过往的风还有脚下的流水打着招呼似的,它们刚直不阿,又恭谨谦和。无可辩驳的,它们携带着运河和运河人家的文化与灵魂。它们古拙畅然的姿态与运河弯出的弧度形成完美的画面——弯是南运河缔造者们的一大创举,三弯顶一闸,用弯道来减缓水流对堤坝的冲刷,用弯道来解决河底泥沙的淘洗与堆积,南运河人把这叫作铜堤铁岸。古人治水,比我们能够想到的还要便捷与智慧。于是,我们在众多坚固堤坝的基础上,在最容易决堤的东光连镇段,以一家之资和众人之力,修建了著名

的糯米坝——谢家坝,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段堤岸屡被冲毁的难题。

流连于河湾,流连于它带给我们的美感,无论是大沧州,还是大运河,旧日的繁华与今日颓废出的苍凉古意,都会刻在我们心底,变成一种乡愁的东西沉淀下来,沉淀成文化符号与这个地区人的文化心理,长久地影响着我们的情感与行为方式。运河在经历了初期的开凿、前期的勃兴、中后期的繁盛、再到如今的衰落,就像一个历经岁月更迭已然迟暮的美人儿,褪去了她的朝气与活力,只留下岁月的痕迹,让人们越过时光的背影,去回味她旧日的妖娆风姿——

曾几何时,大运河上舟楫穿梭,帆樯林立,康熙南巡驻蹕的码头,乾隆下江南的船只,砖河驿站的过客,马厂炮台的驻军,朗吟楼头吟诗作赋的江南士子……流水带来的不只是新巧精奇的物产,还有穿梭其间南腔北调的人们,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、乡土风俗、百工技艺、文化传说,因而才有了沧州东西南北四方不同的口音、不同的语言方式以及独特的节日礼俗。就拿正月十六遛百病来说吧,它是除去沧州市区之外各个县市都没有的,直到某年春节期间来了几个甘肃的朋友,他们说他们那里也有这个习俗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我们是隔了那么远舶来的啊。端午节赛龙舟发轫于楚地,却也在千里之外的北方小城沧州扎了根,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竞赛内容与竞技形式。而形成于秦朝方士徐福东渡日本出海地盐山千童镇,以思念与祭祀东渡不归的亲人的耍信子与信子节也顺

着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在世界各地开花。镖行源于武师押运货物——沧州人自古就有尚武的传统,民间武术起源于春秋时期,到明末清初,已十分兴盛。镖行应运河航运繁忙而生——沧州境内连镇、泊头、兴济、青县等重要码头成为大宗商品必经之地,因此围绕货物运输的镖行、装卸、旅店餐饮等相关行业随之兴盛起来。沧州上千年的尚武之风,使得沧州人自古以纯朴、厚道、果敢、直爽、豪迈著称,这种古代武士的侠义精神和精湛武艺为沧州武师赢得了“镖不喊沧州”的美名,武术之乡也因此被叫响。

沧州的另一大民间文化遗产——杂技更是顺着运河水道,沿海上丝绸之路,散播到世界各地。著名的吴桥杂技艺人孙福友和他的中华大马戏团,远走东南亚,成为海外华人杂技界响当当的人物。杂技艺人遍布吴桥城乡的角角落落、阡陌地头,随便抓起一个工具,就能耍上半天——“上到九十九,下到刚会走,吴桥耍杂技,人人有一手”,以至于杂技行有了“没有吴桥人不成团的”说法。“小小铜锣圆悠悠,学套把戏江湖走。南京收了南京去,北京收了北京游。南北二京都不收,条河两岸度春秋”(条河即吴桥民间对运河的称谓),这是在旧时代常挂在吴桥杂技艺人嘴上的开场锣鼓。

运河拓展了人们看世界的视野,同时也拓展着人们的生命宽度。

随着运河走出去的不止武师与杂技艺术,还有翻砂铸铁工艺和技师,沧州著名的铁狮子就是沧州铸铁艺术水平高企的明证。如今人们到日本旅游回购的铸

铁水壶,大都产自泊头。朋友圈里盛传一个著名的笑话,也是真事,它就发生在一个熟识的朋友身上。朋友从日本花将近四千元人民币买回来一把包装精美的铁壶,等回村到同学家新近搬迁的企业一看,一模一样地摆了一溜,比他买的还漂亮、器型更好看,都陈列在展示柜里。他喝着牙花感慨,被同学很是挖苦了一番。

长芦海盐、泊头鸭梨、白洋桥香椿以及北花第一的“御河棉”等等也依赖运河水远走向四面八方。“御河棉”产自吴桥桑园周边地区,明万历时期的商书上记载:“北花衣轻而纱细,裹花衣重而纱粗,北花好纺,因性长,裹花难纺,因性急。卫河里郑家口、连儿窝、桑园、断路、泊头、武城、广平、景州,北花第一。”郑家口属故城,连儿窝即连镇,属东光,桑园属吴桥,泊头属南皮、交河。沧州这段南运河还叫御河,所以就有了“御河棉”之称。

沧州就在运河漕运南北交汇、东西交流中撑起了几世繁华。

宋子平

中国作协会员,河北省作协理事,沧州市作协顾问。作品发于《中华散文》《小说界》《四川文学》《广西文学》《文艺报》等报刊。著有《妹妹活在阳光里》《向生命靠近》《风干的玫瑰》《假如石头会说话》等作品多部。



梁兰新 摄

小蝌蚪找妈妈

□徐国忠

姬总有了孙子,他把教给儿子的儿歌《小蝌蚪找妈妈》,又教给孙子:

小蝌蚪长尾巴,游来游去找妈妈。
妈妈,妈妈,您在哪儿?

《小蝌蚪找妈妈》是刻在姬总脑海里的深深的记忆,小时妈妈教的,那也是他记忆的起点。两三岁学的吧,学了,就刻进脑子了,四十六七年了,他年近半百,小孙子都两岁了。

孙子要他脖子上挂的小蝌蚪玉坠儿,他不给,摸摸可以。

阳春三月,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,举办桃花节,谄熟父亲心思的姬小总,嘴巴甜,终于说动了父亲,一家五口驾车前往观光。

愉快地度过了两天,儿子儿媳小孙子要乘高铁离开,姬总和老伴儿再逗留两天,有两个景点还没摄入镜头。

摄影是姬总的爱好,他已下定决心,两年后一定退下来,叫儿子接班,自己去摄影,周游全国各地。还有一个,他自己也觉得虚无缥缈的理由……老伴儿、儿子、儿媳彼此心照不宣,都知道。

送站,车回到半路,儿子打来电话,

说儿媳被人打了,脸上挨一巴掌。打人的是一个年迈的老太太。当时,小孙子哭闹,喊爷爷,叫奶奶,不走。儿子抱着在前边行,儿媳随其后,吓唬孩子,说了句:再闹,就不要你了,送人。上来一位老太太,啪,就是一巴掌。凭什么打人?老太太啥也不解释,就一句:打你了,就打你这样的人。拽她去派出所,跑了。

姬总问下步怎办? 儿子说:解决完再走,不能白挨打呀!

姬总和老伴儿赶到,先报警,随后,父子俩儿蹭开腿儿,在车站内外寻找打人的老太太。

旅客中有人劝说,那老太太不正常,成年累月在候车大厅晃荡,和一个精神病较什么劲儿?

姬总爷俩儿不听,终于,在站外一个水果超市里找到了打人的老太太。

老太太七十多岁的年龄,长时间不梳洗打扮,有容无貌,眼神发直,呆呆的,一副落魄样儿。怯生生地:不要打我。我是听不得“孩子送人”,控制不住,才动手的。

姬总安慰她:您年轻时,有丢孩子的遭遇,受刺激才这样的吗?

老太太点头:嗯嗯。

来到派出所,所长亲自出面,端上几杯热水,给老太太也递上一杯:唉,又惹事了吧! 说过你多少次了,总不听话! 转头对姬总,笑笑:实在不好意思,这是我所的老大难问题了,她是本市委县桃花镇的,身份证都压在这里保存,怕她去了外地,走丢。她年轻时,在这儿出门丢了孩子,夫妻找了一辈子,老头死在寻子的路上,她成了精神病,接着找,在候车大厅,见两岁的小孩儿就近前,扒看,忘了自己丢的孩子是什么年岁了,都该年过半百了,儿子孙子都应有。唉!

场面一度寂静。姬总老伴儿端详着老太太,把她的模样和丈夫比对着,形同神似。惊喜不已。

姬总从胸前慢慢掏出小蝌蚪玉坠儿,有意向老太太捻搓着:您见过吗? 老太太眼睛射出光来,她挪动了一下身子,欲扑上来,但“刹”住了。

过了一会儿,姬总老伴儿凑向老太太,启发性地问:您会儿歌《小蝌蚪找妈

妈》吗? 问完,自己先说头一句:小蝌蚪长尾巴。老太太似有所悟,眼神有光划过,但没有马上跟上下一句。

游来游去找妈妈。

妈妈,妈妈,您在哪儿?

老太太还是没跟上,但已是满脸泪水,不等姬总老伴儿再背下去,老太太哆哆嗦嗦地念道:来了,来了,我来了! 来了一只大青蛙……

老太太擦干泪水,眼光慈祥而又渴望地在姬总脸上扫描着,快速地辨识着,确认着……

徐国忠

发表散文、小说作品100余篇,见于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当代人》《燕赵农民报》等报刊。